

怒海扬帆

红白

100 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

人生



改革出版社

第一章

大胆走向

金钱世界的人



对于罗忠福来说，“投机冒险”是他的本能，从在悬崖上油漆“毛泽东万岁”到操办全国第一家“当铺”，罗忠福的确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一次意味深长的“冒险”

罗忠福出身在贵州省遵义市。

罗家过去曾是很有名望的商贾人家。罗忠福的祖父是当地的商会会长。一个商会会长，在过去算得上很有影响力的实力人物。

罗会长在贵州遵义市做生意很有头脑，也很得民心。他经过几十年的精明算计和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产，可以说为儿孙后代留下了能吃几辈子的家产了。解放后，这位称得是开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表示拥护，还被推选为遵义市的工商联主委。这个职务也就相当于解放前的商会会长了。

罗主委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各种政策无不拍手称好。他带头捐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老人还把自己的三个弟弟

送进了军校。他认为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他与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但是祸水说来就还是来了。

像他这样的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商人，不管怎么说总还是带有一些旧的习惯旧的语言方式。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管怎么样，还是很容易让那些正牌的革命分子看出毛病和缺陷来。所以，到了三反五反时，一场运动，一场风波，把这位自以为与革命政府十分融洽的工商联主委搞得晕头转向。

老人受到了批斗。他被弄到大会场上，让众人点着鼻子骂他，骂这骂那，让他一张从未受过如此耻辱的老脸无处可躲。

结果，老人受不了这种耻辱，士可杀而不可辱，他想着这句话，就自杀了。死是很容易的。

老人的死却在遵义市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老人实在算得是一个好人，而且也算得是对共产党很信任很忠诚的一个民族资本家。这样的好资本家是不可多得的呀。所以，在一片哗然之中，当地政府及时地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给予罗老人以烈士对待。

老人死了，还算不错，成了烈士。他的儿子，也就是罗忠福的父亲接了老人的班，接了工商联主委的职务。

但是此一时非彼一时了。罗父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便从父新的死悟出了一种悲观慎重的处世哲学。而此时罗家的家产捐的捐了，抄的抄了。也可以说所剩无几了。于是一个原

本在遵义城里算得显赫的家族，从此也就偃旗息鼓。归于静寂了。

祖父自杀时罗忠福才五六岁，已有些朦胧的记忆，那时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他的脑际深藏着。祖父死后的罗家就完全不再是从前了，没有了生气，也没有了活力，家庭就像一个破落的旧庙，越来越不中用了。

在他上学以后，这种破落感就更加明显了。一开始他因为学习成绩好，还能当上班主席，后来就不行了，因为老师同学知道他家的成份高，属于黑五类，原先的那点荣誉就不让他得了，不管他成绩多好也不行。

罗忠福那时才多大，但他已经感觉到家庭出身的重压，压得他身上沉甸甸的，几乎再也直不起腰来了。但这个黑五类年轻人还有一股出人头地的志向。他要向社会证明自己是有用之材，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事情发生在 1968 年的年底，那时，年仅十七岁的少年人罗忠福，背着黑五类的沉重的黑锅，被分配到贵州省最偏远的大山里插队落户，让他这个狗崽子接受当地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改造，强迫他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那可真是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呵，也许能算得是中国最贫困落后的山沟沟了。在那里生活着的农户，为了吃上一口清纯的山泉水，不得不翻山越岭地走二十里山路。吃食也是十分艰苦的，好多时日，一个月还吃不上一口大米饭，每天的

主要食物是南瓜野菜或是糠饼之类的。

艰难的生活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那种受人欺负，被人打入另册的感觉太让人受不了。罗忠福看着太阳一次次升起来，月亮一次次落下去，心里想着，难道我就这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过一天算一天，就这样把自己的青春岁月白白地浪费掉吗？

他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理想，还有自己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无价值地葬送在山沟里。

他白天黑夜地想着一件事，如果有机会，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要想法子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得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省城有一个记者，突然想出一个怪念头，要钻进他所插队的山沟沟里来看一看知青的生活情况，要采访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按说，罗忠福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是个黑五类的狗崽子，不理也罢。但是他不甘心。久久克制着的欲望此时就钻出来了。他想，我一定要做一件事，要做出一件让这个记者能够印象深刻并写进他的本子里去的事！

他设想着，这件事做成了以后，他在全公社 400 多名知青中就可以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他的脑子在激烈地思考着，一个大胆而又惊心动魄的行动变要付诸实施了。

罗忠福，这个少年知青于是到供销社买了一桶大红油

漆。在他打听到这个记者准确的到达日期以后，就开始进行最后的行动了。

他带着油漆，跑到记者必然要路过的那条山路一侧的悬崖边。然后他把自己系在一条绳索上，用绳子紧紧地缚住自己的腰，一点点地从悬崖顶上挂下来，到山腰处，拣一处平整些的崖壁，先用柴刀砍去了柴草，平整出一块光洁的石面，然后，他用带着的铁凿铁锤一下一下地向坚硬的石块击去。敲击石块的声响在山沟里，清脆有力，久久地回向着。

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辛勤劳作，他终于打成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他接着就用大红油漆把那个字涂上，使那五个大字十分地醒目。

当他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干着这一象征着对伟大领袖无限敬仰的工作时，那位等待已久的记者出现了。

记者看到了罗忠福正在做着的这件事，顿时被感动了。他拍下了这一个令人激动的场景。然后对做这一件对领袖无限忠心之事的知青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过了不久，一篇引起人们强烈反响的文章就登在了报纸上了。

文章里点出了罗忠福的姓名，说这个年纪还不满十八岁的小知青如何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独自一个爬上悬崖峭壁，凿成毛主席万岁大字。这正是当前知青的一片对领袖的共同心声……

罗忠福果然出名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这一着终于灵验了。由于有报纸作为铁的背景，罗忠福就成了一名红色知青，已经成了“自己人”的先进分子。他被请到了一些地方去作报告。讲他如何为了表达对领袖的热爱，而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爬上悬崖去刻那五个红色大字。

而后，他这个红人就被提拔起来，做了全公社唯一的进入农宣队进驻学校办公的下乡知青。

许多年过去后，罗忠福有时还对人谈起这件事。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从中我悟出来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有时候你认为没有机会，其实机会就在我身边，不过那是需要你用脑子去想，需要冒一冒险才行。”

他是怎么弄到一笔钱的呢？

说来也很简单。罗忠福是个有心人。有一次，他回遵义探亲。无意中看到城里人以九角钱一斤的价钱在收购槐树籽。

他当时心里便想了，在自己插队的山沟沟里，到处都是槐树，每年到了秋冬季节，这种槐树籽就全被白白地落在地上，堆积着腐烂掉。我如果能把这种槐树籽收一些来卖给这里的人，不就可以换得一些钱来了吗？

他这一想就来了劲了。于是他马上赶回知青点，向村里的农民们大志声地宣布：有谁愿意进山里去收集槐树籽，把它弄回来，我以每斤三角钱的价钱收购。

大山里的农民哪里知道罗忠福的算盘？他们只是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情，在山沟里世世代代都生了烂烂了生的槐树籽竟可以卖钱？谁不想挣这三角钱一斤的好介钱呵？那时候，三角钱可是不得了的高价，比在生产队里做一天活还要高出一大截的工钱呢！

于是许多家民都进山去采集槐树籽去了。

罗忠福就找了一个大麻袋，等在村里，等那个农民带着采集来的槐树籽过来了，就按照说好的三角钱一斤价钱，把它收下来，还当真把钱付给农民，看他高高兴兴地走了。

罗忠福把收购来的槐树籽集满一麻袋后，就利用探亲的机会运进城里去卖掉。这样一趟趟地来回收购出售，慢慢地

闾也积攒了一笔不算少的钱了。

如果说，这就算罗忠福初尝商事，那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下海”了。

有过一次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勇气，也有了更活络的经济头脑。

第一次赚钱，购销槐树籽这件事，他是无意中看到的，就好比路上捡得的一样，而第二次则完全是他自己考虑许久，自己设计做成的生意。

他身处贵州最偏远的大山里面。那里的农民种植农作物还保留在古老的方式上，对现代生产所广泛使用的化肥还不想信，或者说还不会使用。

罗忠福过去只是与其他知青一样嘲笑农民保守，而此时他就想到，是不是能从这件事上做成一桩生意呢？

他想定了，就开始行动了。他买了一些化肥在自己的自留地上使用。他有意与那些农民种一样的蔬菜，或是庄稼，他施化肥过以后，蔬菜或是庄稼长势很好，收获相当不错，他种的南瓜和萝卜又大又好，稻子也有很高的单产。

那些种在他旁边地里的农家的蔬菜和庄稼却远不如他地里种的长势好。这可让那些世代用土肥的农家人羡慕死了，就再三地问他，你到底是怎么搞的，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平时也没看你浇多少粪水，撒多少猪屎阿。

罗忠福见时机到了，就耐下心，把自己种庄稼用了化肥

量还是式样都要好一些。

做沙发做到这一步，罗忠福的脑子就不得不转动起来了。我何不就开起一家沙发店来？这样就可以把遵义市的沙发市场占一些过来，而我手里也就可以得到比业余做更多的钱了。

就这样想定，罗忠福说干就干，马上约了几个朋友商量此事。有他牵头，大家都愿意干，于是定下了计划。

罗忠福就到厂里去请了长假。这时候辞职是不允许的，要想不去上班，唯一的办法就是请长假。他不得不为此事磨了好多嘴皮最后终于还是他离开了厂子。

可是他这样办厂，在当时可不是一桩说做就能做成的，先是家庭反对，父母姐妹等等，还有妻子也反对。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在当时个人办厂，做沙发这种生意，还是被看作是个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朋友亲戚就劝他算了，不必赚这种钱，还不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罗忠福办起了自己的沙发厂。开始也只算个小作坊，可生意很红火，后来就扩成了很像样的一个沙发厂了，在不多长的时间里就做成了几百套沙发，而且一销而空。

罗忠福的沙发厂很快在遵义城里打响了名声，到他的厂来订沙发的经销店多了，许多人结婚的新沙发都是从他的厂里买去的，说这里的沙发做得好，漂亮又结实。

这一下可让罗忠福高兴极了，他准备大张旗鼓地搞他的

沙发大战，就在那两年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开始了对经济领域的改革。罗忠福胆子更大了，在1979年时，他想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把他的沙发厂影响扩展到全国，竟花了钱在中央电视台打出了家具广告。

也就在这两年里，他们罗家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他们姓罗的是资本家后代，属黑五类，打倒批判的对象，而今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后，罗家的几十年被压下去的社会地位又提高了。过去一直唯唯喏喏的父亲，成了市里的民主人士中的代表，有可能会被选上副市长。

更重要的是，他们罗家过去被弄走的家产，包括房屋庄园，如今也都按着有关的政策，一一归还给他们了。这些家产可值了几十万元呢！

罗家现在什么都有了，钱也有了房也有了，政治地位也有了。进出无白丁，谈吐皆鸿儒。正是可以过好日子的时候呢。可是，偏偏罗家的长子不为此中兴的家族添彩，他还任在外面办什么家具厂做沙发卖沙发！

妻子找他吵了好几回，拉罗忠福回家来，不要再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家里有着几十万家产，还用你去赚那种辛苦钱吗？放着好日子不享福，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妻子的责问声还没落下，那边气恼咻咻地走来了老父亲。他刚从市长选举会议上败下阵来，满脸的羞恼之色。

罗父本来可以稳稳当当地当上一个副市长的，可是不知

哪个心奸之徒，故意在人大代表中散布说，罗家有个大儿子，现在搞起了私人工厂，搅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结果有人在会上对他作了很不利的指责，副市长也就选不上了！

罗父气愤地责骂了儿子以后，就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还要继续搞那个沙发厂，就不要再踏进我们罗家的门槛，我也不再认你这个儿子了！

妻子，老子，两条棍子一条打来，把罗忠福打得头昏眼花。接着，厂里看到他请长假在外面搞沙发厂，也三番五次地勒令他限期反回工厂，不然就要开除公职。这样几方面夹攻，他还是不想退下来。

可是到后来，社会上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了。这次打击好像对他这样的情况很不妙，于是迫于重重压力，内外交加，他才不得不把厂子停下来。

他于1981年回到厂里，重新开始做他的钳工。这时他的手拿着钳子，心里却还有一直没停下来，还想着怎么走出去做他想做的事呢。

此时，罗忠福在做了沙发生意后，手里已经积起了10万元的资金了。这笔钱就为他后来做实业做了起家的基金。